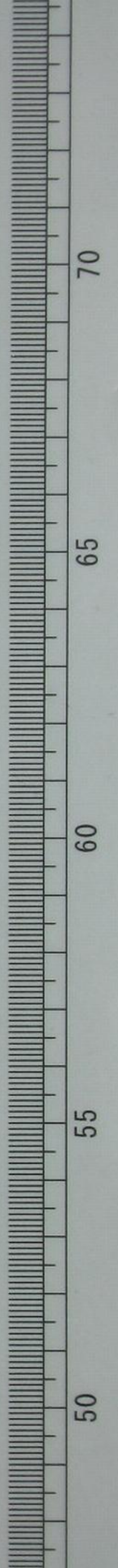


頁

附

下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6
24



文庫 17
W 136
24

杜詩補註

經筵講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仇兆鰲註

一卷

臨邑舍弟書至

碣石小秋臺

閻若璩曰王氏通鑑地理通釋碣石有三處騶虞如

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持宮名耳在幽州蘇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中當名爲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卽古大河入海處爲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其說可謂精矣或疑史記索隱引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考九門縣自西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人橐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皆平地求一培塿亦不可得故鄭康成云九門無此山

李監宅前首

女壻近乘龍

楚中張希良曰神仙拾遺乘至乘鳳蕭史乘龍此女壻乘

杜詩補註

下卷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杜詩補註
寄

010185193360

木言不言
龍之原
始也

冬日懷李白

洪邁容齋隨筆云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以生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作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畧不可見蓋杜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迺遷入蜀未嘗復至東州也所謂飯頭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今考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魯郡石門送莊一
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時酬應之篇無甚出色亦可見兩公交情李疎曠而杜剴切矣至於天寶之後間關秦蜀杜年愈多而詩學愈精惜太白未之見耳若使再有贈答其推服少陵不知當如何傾倒耶

贈特進汝陽王

誰敢問山陵

吳任臣註梁竟陵王蕭子良乞停止山陵不許

二卷

飲中八仙歌

銜杯樂聖稱避賢

容齋隨筆曰此詩樂聖避賢乃引李適之詩語

別本誤以避賢為世賢絕無意義世字又犯太宗御諱秦州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水

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入此篇其思致淺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方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冬日謁玄元皇帝廟

汪道昆曰唐尊老子為聖祖故曰盤

詩句清麗奇偉勢欲飛動可與吳生畫手並絕古今
[毛先舒曰此篇錢氏以為皆屬諷刺不知詩人忠厚為心况於子美耶即如明皇失德致亂子美於洞房宿昔諸作及于秋節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溫和不始明皇在洛城廟中又立廟起於唐高祖歷世沿祀不始明皇在洛城廟中又五聖竝列臣子入謁宜何如肅將者且子美後來獻三大禮賦其朝獻太清宮即老子廟也賦中竭力鋪揚若先刺後頌則自相矛盾亦甚矣子美必不出此也

武衛將軍挽詞
張希良曰詩題不紀姓名按唐喬潭裴將
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為天下壯觀賦云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虜山羯振旅闐闐獻功魏闕後元年當是明皇之天寶初載花萼樓亦其明驗少陵詩中橫行沙漠外匈奴氣不

七寺補注

下卷

二

驕等語合將軍意卽裴羽林也裴名旻善射一日斃十
一虎見唐書李白傳太平廣記虎部又與詩之舞劍過
人絕鳴弓射獸能者合存以俟考王維亦有贈裴將軍
軍詩云腰間寶劍七星文臂上瑠璃弓百戰勳見說雲中
擒點鹵始知天上右將軍亦與舞劍鳴弓合又唐之
裴氏多籍山西篇中新阡絳水遙似亦指裴旻但唐書
宰相表裴旻官金吾將軍與
武衛將軍不合未知是否也

兵車行 漢家山東百二州閻若璩曰舊註云山東者太

時河山以東疆國六胡三省註云河自龍門上口南抵
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烏鼠同穴連延爲長
安南山至於太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
皆在河山以東又考賈誼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
大抵爲備山東諸侯可見
自秦之外皆謂之山東矣

京都壇歌補注爲蘇注引實誼遊城都聞子規聲一事本

闕乃元人恐係誤引後來萬姓通譜亦援爲實事皆訛
以仍訛張希良曰墨莊漫錄云宋宣和間中官陳彥

和言嘗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鳥
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長長如雨旗名
曰王母

麗人行隨筆云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敘宗姻

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誇服色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
掃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黃髮如雲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娥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諱嫁聘之侈者
若百兩彭彭入鸞鏡鏡不顯其光諸姨從之祁祁如雲
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
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
微勾葉垂鬢脣珠壓腰被穩稱身深宮高樓人紫清金
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窓弄白日絃將手語調鳴箏回
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
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
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燐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

句也。予獨愛朱餘慶閨意一絕。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
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人時無。細味
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艷韶好體態溫柔風
流蘊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
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工。斯之謂也。
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
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
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餘慶殊為不及。

三卷

奉陪鄭駙馬韋曲前首

補註陸時雍曰起處數語意經幾
折花木可愛而反若惱人者以少

年之意氣猶存而老去之愁懷莫展不覺對酒傷情耳
按此詩所云若以二語括之即劍南春色渾無賴觸
忤愁人到酒邊再以一語該之即足勝
絕驚身老大青只在白髮禁春四字

與鄆縣源少府宴漢陂

飯抄雲子白

補註公詩嘗稻雪
翻匙可以互證陸

放翁云雲子翻匙新稻飯天吳拆
繡舊衣襦此本引杜而兼能注也

贈田九判官

河隴降王欵聖朝

吳注梁武帝淨業賦
邛州尅定江州降欵

贈杞居田舍人澄

補注獻納舍人上四並提下四分頂脉
理井然朱注以白雲篇屬獻納頗混

張希良曰舊指白雲篇為隱逸之書非也宋之問登總
持莊嚴二字詩帝歌雲相白御酒菊花黃張說扈從詩
獻納紆天札飄飄飛白雲白雲本漢武秋風辭謂御製
也舍人職王言故有獻檢白雲之贈初學記梁沈約
張正見隋孔範皆有咏白雲詩沈是和王中書益與杜
之贈舍人者合或引王母歌陶弘景送司馬承禎皆誤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

張希良曰楊誠齋雜記
蕭史宣王之史官弄玉

之婿按自宣王至秦穆公當襄王之世更幽平桓莊僖
惠六王年且一百七十六襄王嗣立蕭史非有延年之
術何以婿弄玉耶誠齋之說甚怪附識於此今按蕭
史乃史官非人名也所謂弄玉婿者恐是蕭氏後人世
為史官者若指宣王時之蕭史豈有年長三
甲之人可為穆公婿乎誠齋之說亦當存疑

示從孫濟

勿受外嫌猜

隨筆云杜詩每用受覺二字其
用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

嫌猜莫受二毛侵，肯而受和風。監河受貸粟，輕燕受風
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
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用覺字云：已覺糟床注，更覺松
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麟。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
人。覺兒行步奔，尚覺王孫貴。合懷覺汝賢，詩成覺有神。
已覺披衣慣，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直覺巫山暮。重
覺在天邊，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已覺
良宵永，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金滿，高價梅花欲。開
不自覺，自得隋珠覺。夜明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
生光輝，吏情更覺滄州遠。習池未覺流，風盡用之雖多
然。每字命意不同，又雜千五
百篇中讀之，唯見其新工也。

秋雨嘆一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補注

宋人
[史鑄百菊集譜云]注杜者以為本草決明子此物乃七
月作花形如白扁荳葉極稀疎焉得有翠羽蓋與黃金
錢耶彼蓋不知甘菊一名石決為其明目去翳與石決
明同功故吳楚間呼為石決子美所歎正指此花蓋家
乃認為決
明子疎矣

夏日李公見訪 展席俯長流 黃徹碧溪詩話杜詩有用

展席俯長流，傲睨俯峭壁。俯視但一氣，俯視萬家邑。杖
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巒，村歸俯身盡。旄頭
俯澗瀍，層臺俯風階。城上俯江郊，開筵俯高柳。游日俯
大江，江檻俯鴛鴦。綠江路熟俯青郊，其餘一字屢用。若
此類，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補注清風左右至，方喜
甚多。又覺繁聲聒耳，及看水花晚色，則喧不礙靜。幽意仍
存，即見前景物寫得曲折生動如斯，知善布置者隨處
皆詩料也。

四卷

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文彩珊瑚鉤 吳注舊引蕭詮詩

與文彩二字不貫，纂典記相如見枚叔文稱曰如珊瑚
之鉤，璠與之器非世間尋常可見。若公八哀詩贈秘書
監李公邕，豐屋珊瑚鉤，則可引蕭詮詩句矣。

得舍弟消息二首 浪傳烏鵲喜隨筆云北人以烏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聞鵲

噪則喜聞烏聲則睡而逐之至於茲考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承落與張子信對坐有鵲闕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君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承落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漸罷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

一百五日夜對月 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補注此詩三四散承用偷春格也初唐人常有之盧照隣關山月

詩塞垣通禍在鹵障逐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直孤懸影移金岫北光斷玉門前寄言閨中婦時看鴻雁天更染竹成斑宋詩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兼參雙扇格矣杜詩又云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月桂蟾兔前注各有徵引隨筆云西陽雜俎天恩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

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坡公鑒空閣詩月明本自明無心鏡為境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海海巨浸與天承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安云桂兔蟾俗說皆可戾正用此說

五卷

送郭中丞充隴右節度使 箭入昭陽殿笳吹細柳營隨筆

云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畧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在當時亦不以爲異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辭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哀江頭麗人行公孫無劍器行終篇皆是其他波及者如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是時如嬪戮連爲糞土叢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

明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丙樂王母獻宮桃
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王登車泣貴嬪落
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關鷄初賜錦舞馬更登牀殿瓦
鴛鴦拆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
樂上為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元帥初調律左傳趙
哀痛塵再蒙如此之類不能悉書

王華宮

况乃粉黛假

邵二泉註粉黛假謂列葬木偶人也

行次昭陵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滌

撫洪爐

補注此詩中段向有三說以災降為隋末旱災仍降唐初者張南湖說也以災降為韋后亂宮

明皇廓清者錢牧齋說也以災降為祿山倡亂如隋末兵戈者朱長孺說也黃白山謂指天寶季年祿山未亂之先此說得之故附於五卷之末下段鐵馬汗長趨用楚王廟事盟之友人費遶易者及閱南史確為可憑

六卷

曲江陪鄭八丈

且盡芳樽戀物華

吳注梁柳惲詩離念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補注杜詩凡題中紀韻者皆係排律此篇乃五古不當紀韻疑屬刊誤

贈畢四曜

相顧免無兒

舊注引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此係唐中宗語未必用本朝事吳

注引隋末語楊素無兒蘇夔有子亦尚太近按晉書鄧攸傳皇天無知伯道無兒斯蓋用之

至德二載自金光門出

至今猶破膽

吳注後漢李雲曰關東破膽古辭上

之回公孫既授首翠逆破膽咸震怖

寄高詹事

相看過半百

吳注梁武帝詔負晨君臨百年將半

觀安西兵過

摧鋒皆絕倫

補注吳越春秋摧鋒爭先吳注劉峻出塞詩陷敵縱金鼓

摧鋒揚旆旌

七卷

潼關吏

閻若璩曰錢箋引程大昌云西征賦溯黃卷以濟潼至唐始於其地立關余讀此失笑彼獨不記後出師表殆死潼關語乎通典垂陰縣注云縣有潼關即左氏桃林塞若秦之函谷關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即今陝郡靈寶縣界漢武帝元鼎三年徙於新安縣界至後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脅帝幸入函谷關自此以前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一年為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乃中問徙於今所耳國之巨防不為細事史官闕載斯亦失之此條前註刪節太畧今仍錄原文

貽阮隱居

清詩近道要

吳注蔡邕銘精微周密包括道要

遣興第三首

黃冠歸故鄉

吳注隋李播仕隋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即淳風之父

天末懷李白

應共冤魂語

吳注潘岳馬汧督誅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宿贊公房

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隨筆云予少年時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為雨深人病菊江冷落愁楓此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老

杜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也

西枝村宿

土室延白光

吳注後漢袁閎黨事作母老不能遠遁乃築土室潛居十八年

明燃林中薪

晉書畢誠夜燃薪讀書

太平寺身眼

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

張註高僧傳訶羅竭者多衍頭

陀晉武帝元康元年西入婁至山石室坐禪去水遠乃以左脚碾室西石壁踏沒指即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美回時不竭

八卷

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

隨筆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瓶而作

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反覆敘述為難而曲折宛轉如是全在時清瑤殿句追想宮中情景便覺如許生動他人畢一生摹寫不能到也今按中四句言瑤殿之內宮人汲水也應悲寒甃沉承百丈有哀音惟井水深沉

敦須長鞭下汲一而美人生悲悲字形容其手柔力怯耳
若云悲銅瓶之沉沒文氣太促此瓶失水應補在蛟龍
缺落之上乃詩家藏針暗渡之法按洪仲云
杜五律詩凡二句開者七必闔於此可証矣

佐還山後寄

已應春得細

吳注古樂府石土慊慊春黃梁

從人覓小胡孫

初調見馬鞭

張遠注庾信五張寺碑身雖繫馬心避騰猿注引維

摩經難化之人譬如象馬懽懽不調加諸苦毒乃可調伏釋曰馬有五種第一見鞭影即調伏第二得鞭乃伏

寄彭州高使君

何太龍鍾極

張希良曰龍鍾二字有作老憊解者有作踏蹺解者

有作下淚解者王褒書云授筆攬紙龍鍾橫集常建詩云雙袖龍鍾淚不乾李端詩云龍鍾相見誰能免則下淚之狀也元載入關別妻詩云年來誰不似龍鍾雖在侯門不見容蘇頲詩云龍鍾踏澗泥品彙注龍鍾行不動貌述異記有龍鍾石皆踏蹺之狀也杜詩云何太龍鍾極高適詩云龍鍾還黍二千石則老憊之狀也今人謂老人之不潔者曰癭鍾正龍鍾之訛張九齡答子昂贈竹簪詩云遺我龍鍾極龍鍾本是龍鍾別為一義耳

寄張山人彪

獨臥嵩陽客

張遠注彭祖云上士異處下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

龍門鎮

迫此短景急

吳注舊引舞鶴賦急景周年似將景急二字相連按使信詩短景負

餘暉則短景微讀公詩歲暮陰陽催短景又其較著矣

鳳凰臺

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

張注琴操紉為無道諸侯皆歸文王其後

有鳳凰銜書於郊文王乃作探堙煌京洛行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

寓同谷縣作歌七首

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

早

隨筆云長安卿相未必盡屬少年杜說亦不盡然漢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

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為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為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

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萬丈潭 倒影垂澹澹吳注天台賦序或倒影於重溟

九卷

飛仙閣 浮生有定分吳江南史顧愷之云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命弟子作定命論

龍門閣 百年不豫料吳注潘岳詩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料

桔柏渡 孤光隱顧盼吳注沈約詩單汎逐孤光

有客 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陸時雍詩鏡云宋人尊杜為詩中之聖字聖何

獲莫敢輕擬如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特小小結作語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意更淺淺而一時何推贊之甚耶

賓至補注南宋洪容齋自福判滿秩歸葉晦叔贈以二詩其首章起聯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

不拈韻而對起倣此詩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也次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是客歸時不拈韻而散起倣後詩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博

酒定常開也前注所引存一遺一今補錄于此

和裴迪登新津寺 何恨倚山木張遠注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為作

山木之歌聞之者莫不墮涕百虎通亦載此事按此詩首句突然而起初時未詳所出解尚含糊及得邇可此說頓釋所疑言趙王流竄房陵而作山木之歌宜其怨恨今竊旅蜀中亦何所恨而倚木吟詩乎此引古語以逗起下文

和裴迪登蜀州東城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

州張希良曰何遜早梅詩枝橫卻月觀影動凌風臺月

觀風臺在建業不在廣陵寰宇記所載分明沈約郊居賦風臺承翼月榭重檐當亦指此若徐湛之所建之風亭月觀吹臺琴塗自在廣陵不當認為一處考廣陵之名揚州自隋始遜為建安王記室參軍本在建業之揚州閻若璩曰今之揚州在東漢為廣陵郡屬徐州

兩晉猶然隋開皇九年方於此置揚州總管府故煬帝
泛龍舟曲云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前此
揚州俱治建業今江寧府是也晉劉牧之謂

遊修覺寺

補注此詩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乃摹寺前
之景說得瀟灑自如陸放翁詩泉石相縈帶雲

煙互吐吞此寫湖上之景說得變見無常一則參會
禪機一則曠觀物態意各有指雖脫胎而却非蹈襲

遣意次首

野船明細火

吳注使信詩
細火落空裡

十卷

落日 啁雀爭枝墜

張遠注北齊張子信善風角奚永落
與子信坐鵲鳴庭樹鬪而墜子信曰

有口舌事雖勅喚亦不可往是夜
瑯琊王五使召辭之詰朝難作

構樹為風雨所拔嘆 東南飄風地動至

吳注古詩曰
風動地起

徐卿二子歌

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

補注

見雙承孔釋故云並是舊引徐陵事得
引闕里故事兼舉方全 張注拾遺記孔子生之先有
麟吐玉書於闕里云水精之子系哀周而素
王母徵在以繡紱繫麟角此証恰好相符

十一卷

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觀圖憶古人

吳注張延壽傳千秋
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觀打魚歌

鱸飛金盤白雲高

張遠注大業拾遺錄松江
獻鱸鱸肉白如雪不腥所

謂金鑿玉鱸凍
南之佳味也

戲題寄漢中王

魯衛彌尊重

吳注梁元帝書情深
深魯衛書信恒通

王侍御許攜酒過草堂

鄰雞還過短牆來

補註詩家用
短牆不避俗

字但有工拙之不同杜公此句語率而近俚元仇仁近
云桃柳參差出短牆小樓突兀看湖光自覺風趣焉然

十二卷

陪李梓州王閬州

一鵲花隨世界

張注丘遲書雜花隕樹羣鵲亂飛後人合之日

花鵲

數陪李梓州泛江戲為艷曲

補注唐人五日觀妓詩眉黛

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此縱情徇欲少年無賴之談豈可列于風雅中乎杜公陪李梓州泛江咏諸舫女樂云翠眉紫度曲雲鬢儼成行結語則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姚通泉携酒泛江咏練舟美人云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結語則云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觀此二詩能發乎情止乎禮義樂而有節可

送韋司直歸成都

隨筆云陶淵明詩我屋南山下今生幾

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窓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又寄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古今詩人懷想故一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興皆見文人雅致

送元二適江左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

吳注肅宗時節鎮跋扈大

有蘇峻傲擾石頭子陽負險稱帝氣象先伏此二句正為莫論兵張本

山寺

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

才補注舊本窮子二句在撫士卒之下黃白山將上下互調獨有體貼蓋窮子原就佛徒言以茲撫士卒方

推到章留後語微婉而有致若將窮子失淨接在士卒下譏諷章氏恐太切直前註指窮子為士卒終覺未當

自哂同嬰孩

漢武內傳延陵陽形有嬰孩之貌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出入爪甲鏗有聲

張遠注隱逸傳郭休有一拄杖

色如朱染叩之有聲遇夜則光照十步持之登高陟險未嘗失足

十三卷

傷春詩第五首

補注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奮然有勤王敬愾之志太白却云但歌大風雲飛揚

上詩補注

下卷

三

安用猛士守四方無端作翻案語成何議論李杜優劣亦可見其一斑矣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 隨筆云中天之臺有二一見於列子周穆王改築宮室以居西極化人五庶為虛而臺始成一見於新序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鍾誦見日欲起七千五百里之高臺其址須方入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王默然而罷今按此乃未成之事故原注但引列子為證

草堂 自及泉猿徒 補注左傳無庸將自及也

四松 補註此章前三段皆當入句分截後四句另結舊將第三段作六句分截終覺未安 覽物嘆衰

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為送老資 聊待假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泫泫 此撫松寄興喜而兼傷身當

衰謝之年藉茲松間游息將來亦堪娛老但恐行踪無定不能常對此松耳 有情且賦詩事 迹可兩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此以咏松作結命意更覺高超

我身不能常伴此松惟有賦詩寄情聊以遣興耳至於千載摩蒼亦何容預為矜羨乎寓意於物而弗留意於物可見公之曠懷矣 中涵光曰送老資欲藉松作藹無根蒂恐年不及待所謂歎衰謝也

贈王侍御契 鷓鴣不易狎 補注隋書齊驥驥比翼鷓鴣

寄司馬山人 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 補注宋人詩話白樂天云醉貌

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過後方知是酒紅鄭谷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陳後山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脫化於杜 望雲悲輶軻 吳注北史元樹奔南每見嵩山白雲未嘗不引領歛歛

丹青引 亦能畫馬窮殊相 張遠注赭白馬賦殊相逸發

韋諷宅觀畫馬圖 自從獻寶朝河宗 趙次公注朝河宗者謂河宗朝而獻寶也

憶昔次首 百官跣足隨天王吳在漢末升平誦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足

十四卷

遣悶奉呈嚴公 直作鳥窺籠吳在鵬冠子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晚秋陪嚴鄭公 湍史風醒酒吳在風賦清清高城秋自

落雜樹晚相迷隨筆云杜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皆以寔字為對如徑石相縈帶川雲

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木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覩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日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寒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澆哀歌時自惜醉舞為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水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

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月

鷺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

巖鄭公岷山淹江圖補注楊廷秀曰老杜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此以畫為真也會吉父云

斷崖韋假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情乖清酒送補注清酒送謂生前關於餞送清酒

二字見毛詩邇可欲改作漬酒但平仄未諧張注引徐雅傳人家有喪以綿絮漬酒暴乾以裹炙雞用水漬綿使有酒氣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而去望絕撫墳呼謝靈運詩撫墳徒自傷

禹廟補註此賦忠州禹廟也移動他處不得只此四十字中風景形勝廟貌功德無所不包其局法謹嚴而氣象弘壯讀之意味無窮宋延清禹廟詩用五排揚厲而語帶寬浮秦少游禹廟詩用七律鋪張而詞少精警故曰他詩雖大而小杜詩雖小而大

杜詩雖小而大

房相公靈櫬

劔動親身匣

吳注親身匣舊引左傳不識屬辟疏云屬次大棺辟親身

棺也匣即蛟龍玉匣未確按劔動匣中直指劔匣非謂棺也謝惠連詩裁為親身服着以俱寢與親身二字亦可相証何必引左傳疏文乎

子規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補注西湖志載宋孝宗時有蜀士新選縣令帝

問以蜀中風景令對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帝大稱賞次日宰相召問所對之語何從得來答云夢中所記宰相云子當速去倘再召恐無以復應數日後帝果宜召而令已出國矣嘉蓮燕語載元時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少頃漸以身親杲祖屹然不動將告去杲祖問口汝是何神何鬼耶女子取筆書於几上曰許身愧比雙南遂復入地中已而閱子美詩始悟其為金也據之得金一筒杲從張元素學醫術世稱東垣先生姚江黃梨洲先生文集記其高伯祖少雷當天順間其兄久遊不歸十餘年乏消息遍尋南方不得一日禱於南嶽廟中祈神託夢嶽帝云沈綿益賊際限限江漢行阻而不解

其意翼日遇一士人告以夢語解云此杜少陵和元道州詩也汝兄應在道州之地訪至州中果逢於街衢以此三事觀之知杜詩流行天地間非特騷人墨客誦法少陵即鬼神靈爽亦識杜句矣

贈鄭十八賁

心雖在朝謁

吳注杜佔通典諸給事日上朝謁

別蔡十四

浮龍倚長津

吳注龍即舟也晉諺語及郭璞詩皆指舟為龍

十五卷

八陣圖

遺恨失吞吳

吳見思論云未句作遺恨在吞吳文意自明舊作失吞吳似費解

老病

夜足霜沙雨

春多逆水風 隨筆云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霜花雨隴水春多

逆浪風

此全用杜句但變五字為七言耳按杜云曉看紅濕處又云湖日蕩船明陸放翁詩則云猩紅帶露海

棠濕鴨

綠平隄湖水明用濕明二字於句尾先冠猩紅鴨綠於句頭以已意鎔鍊前人語愈增壯麗

最能行

小兒學問止論語

吳注顏氏家訓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

峽中覽物

補注杜詩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元范德機云黃河東去從天下華嶽西來拔地高覺杜平板而范流動矣杜詩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宋朱淑真云水光激浪高翻雪風力吹沙遠漲煙其峭拔驚奇亦堪步趨少陵矣

雨 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

補注朱子改樹為去言風吹蒼江而去雨灑石壁而來去來指風雨董氏改為蒼江澗却是說風吹而江澗矣豈可云雨灑而壁來乎猶覺才安

雨 沉思情延佇

補注陸機詩沉思鍾萬里

雨 夷歌負樵客

補注李嶠詩荒阡下樵客野猿驚山鳥

贈李十五丈

峽人鳥獸居

吳注鳥獸居即巢居穴處

謁先主廟

附記昭烈帝廟祀千秋而曹魏後世無聞可見公道之在人心也又考漢魏陵墓亦存毀各異此天道之不爽者津逮秘書載惠陵一事有蜀盜墮入隧道見帝與關張共聚一堂合盃飲酒一椀賜王帶一

圍其人戰懼而出所飲之酒乃漆漿也所與之帶白蛇也此見千古英靈長存天壤矣近年甲寅乙卯之際河北漳水中有十五歲童子夏浴於河腰斬屍浮其家驚異使強壯負力者仍入水中又斷足股而死土人羣怒因截河上下流卑涸其水見一鐵輪旋轉如飛輪角掛以利刃土人去其刃碎其輪見輪旁有石擲用巨木撞破之槲中銅弩齊發射傷數人其內仍有石壁土人用板扉蔽身橫撞而碎壁內有兩石榻男左女右對卧其上衣冠面貌宛若生存視其碑石知為魏武帝之墓衆人惡其生前篡國死後殺人遂拽出其屍粉碎骸骨先是一月有營卒於夢中見一五十餘歲丈夫自稱漢丞相云將來子當為我保護舊居及將發之前一夕又現夢云明朝難作我室中金寶任汝携取慎勿毀我身體及期衆怒難解此卒亦分其所藏故物時湖南逆藩稱亂遣河北兵會討此卒為把總官竟傷於砲火但能戮力從軍捐軀報國勝於曹氏遠矣噫疑塚七十散布於太行河北而真壙究為後人發掘前以機械陷人究以機械自滅天網不漏可為奸雄永鑒矣此時安陽邑令乃莆田林進士有刻文以紀其事

杜詩補註

下卷

六

古柏行 黛色參天二千尺

何光遠鑑戒錄曰沈存中筆談杜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

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余謂四十圍若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四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豈得以太細長疑之今按古柏雖極高大亦不能至二百丈只是極形容之辭如秦州詩高柳半天青柳豈能高至半天乎

十六卷

諸將一首 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間

張希良曰注家

以少陵父名開因改開為殷非也上云西戎逼下云北斗間二字反對言戎馬之急如此而我軍旗幟高竝北斗者悠颺閃爍如此閒暇則其逗留玩寇可知矣當從趙次公之說且閑字從木閒字從月義同而點畫各別句嫌名之可諱乎又如娟娟戲蝶過開幔正與急湍相對若改作開幔意致索然

夔府書懷

貞觀是元龜

張遠注褚遂良傳太宗曰朕行有三監前代成敗為元龜

壯遊 王謝風流遠

張注庾信文風流則王濛謝朓

十七卷

秋興第三首 千家山郭靜朝暉每日江樓坐翠微

補注舊本

作日日乃起下還泛泛故飛飛但嫌重字太多呂東萊作百處江樓與千家山郭相對但狗法似板若作每日而兼能起下矣

十八卷

偶題 餘波綺麗為

吳注周書庾信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室東海徐摛為左衛率

摛子陵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既有盛才文竝綺麗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經濟慙長策補注張九齡詩雖然經濟且無忘幽棲時

小至 雲物不殊鄉國異

隨筆云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表啓中雖前輩亦不細

考按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入節其禮並同漢平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爲可証世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顯以指冬至云今大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他皆倣此蓋古書雲之意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颯石龍窠 吳注西征賦作歸來之悲臺按賦言

悲臺用戾太子事於此詩不切今以曹植詩爲證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 巫峽泠泠非世情 盤渦鷺浴底心

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補注此四句本佳景而看作愁端乃物律之別派也故原注云戲爲

吳體朱瀚亦嘗辨駁之疑非少陵手筆今按江草喚愁猶云花濺淚憎柳絮說來尚覺有情下三句於水浴鷺

浴花發處綴以非世情底心性自分明於上半句皆無交涉不特意拙抑且語雅矣自屬可疑

晚登瀼上臺 深峽轉修聳 補注張九齡詩孤頂乍修聳微雲復相續

十九卷

課伐木 季月當泛菊 補注李嶠九日詩仙杯還泛菊寶饌且調蘭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 簾疎巧人坐人衣 補注田藝

述詩無由似京豹縱意坐山中張說詩樹坐猿猴笑杜詩楓樹坐猿深又黃鶯竝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人坐人衣豹坐猿坐猶人所能言若黃鶯竝坐語便新奇而螢火坐衣則更新更奇

寄狄明府博濟 禁中決策請房陵 西漢傳贊灌夫一時決策而名各顯

同元使君春陵行 狼狽江漢行 補注荀悅漢紀周勃狼狽失據

秋日夔府詠懷 回腸杜曲煎 司馬遷書腸一日而九迴 朋來坐馬韉

吳注坐當作到用陶侃事也

二十卷

秋野五首 連山晚照紅 補注王勃詩浦樓低晚照鄉路隔風煙

復愁十二首 猶被賞時魚 補注賞時魚謂當時所賞之魚袋隨筆云唐職林魚帶門

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為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青沙白鳥飛迴 補注此聯每句各包三景

又杜詩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句中亦合三折元人詩云落日亂鴉紅樹老斷雲孤雁碧天長句法相似其寫深秋景色最為工肖但無邊木葉蕭蕭下語近悲涼不如杜句之雄壯高爽也

不盡江流滾滾來 原本以落木蕭蕭下對長江滾滾來落二字似平犯重若以木葉對江流庶免字複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古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可以相證

刈稻了詠懷 寒風疎草木 旭日散鷄豚 補注四明屠春忠田家即事詩

小圃連茅屋疎籬護水門寒風催落木野色散朝暾刈稻腰鎌出祈神社鼓喧坐有放犢去溪步入前村此詩三四力摹杜詩而全首供見穩稱雜諸杜集中幾難分辨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瘴餘夔子國 霜薄楚王宮 補注杜詩

又云夜郎溪日煖白帝峽風高元薛京卿詩明月夔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正用夔子國夜郎溪也又季子構詩天入五溪無雁到地經三峽有猿啼此亦採用三峽樓臺五溪衣服句也

雷 天地劃爭迴 吳注海賦地軸挺拔而爭迴

公孫大娘舞劔器行 先帝侍女八千人 公孫劔器初第

一隨筆云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惟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為盛百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劔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

所敘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四萬嘻其甚矣隋大業
離宮徧天求所在皆置宮女妝裝最為晉陽宮監以私
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
處悉罷之具多可想見矣

二十一卷

柳司馬至 設備邯鄲道

補注左傳楚子以諸侯伐
吳早設備楚無幼而還

舍弟觀赴藍田第三首

補注篇中庾信羅含
引蔣邵者為揣新居也
要之公弟間關至楚
行李蕭條亦不暇謀
及營室世從意中所籌
畫者喜而筆之於詩
高士襟懷文人韻致
至今俱可想見不必
直有實事而詩品遂
足流傳矣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 五雲高太甲
補注大里二字
徧查諸注皆未
詳所出年友張希良
石虹曰漢武帝內傳
帝受太甲靈飛於西
上母又考桑道茂能
為太乙遁甲之術太
甲乙皆上天貴能得
此之證宿疑為之顛
釋

秋日荆南述懷 結舌防纜柄

吳注漢書王章
傳結諫臣之舌

湘夫人祠 蟲書玉佩薜燕舞翠帷塵
補注李嶠詩羅裙
玉佩當軒出芭思
恭詩清音滿翠帷杜
詩詠琴臺云野花留
寶曆楚草見羅裙以
此想像文君之容色
不妨作住麗語劉長
卿題湘妃廟云苔痕
斷珠履草色帶羅裙
其詠神妃言近於
襲矣此詩蟲書燕舞
二句只摹寫祠中景
物自見莊雅

二十二卷

詠懷二首 羅浮展衰步

張遠注一統志長
沙攸縣有羅浮江按
詩言展衰步應指粵
中

哭韋大夫之晉 典殘虛白室

吳注憤賦棄虛白
之室歸長夜之臺

二十三卷

長沙送殷六參軍 高鳥黃雲暮寒蟬

補注杜詩
此二句乃

碧樹秋

補注杜詩
此二句乃

敘送別時深秋景物亦借賓形主晚唐人送別詩云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本脫胎杜句而慙勤惜別之情眷戀懷思之意皆在於中風流蘊藉三復誦吟意趣正自無窮也

幽人補註詩以幽人命題蓋公年已老不能用世欲託高人以遜迹當從伯敬長孺之說盧氏註與詩意不合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補註

此以首二句領起全局春水春花寒食時景天上坐水漲浮空霧中看花前遙望二句皆承上佳辰戲蝶輕鷗亦舟中所見者過開幔興已之飄零下急湍傷已之淹泊語意緊注在萬望安愁看二字正言隱几蕭條之故遙應次句作結朱瀚以三四分承一二認脉未真

託杜始於己巳歲迨乙亥還鄉數經考訂癸未春日刊本告竣甲申冬仍上金臺復得數家新註如前輩吳志伊閻百史年友張石虹同鄉張邇可各有發明辛卯致政南歸舟次輯成聊補前書之疎畧時年七十有四矣

杜詩補註終

諸家論杜

蘇軾子瞻曰太史公論詩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觀詩之正乎昔

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作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

止乎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性止乎

忠孝其諸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子美獨

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

君也歟

奉觀少游曰杜子美之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

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楨之詩長於豪邁

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
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
邁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
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子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
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子美其集詩之大成者歟
黃庭堅魯直曰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
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古之爲文章者直能
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

金也子美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

李綱伯紀曰詩以風刺爲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
上王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
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
而其言則多出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
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禮義有先
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所以篤親親
之恩鴟鴞之貽所以明君臣之義谷風之刺所以隆夫
婦朋友之情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心於其間則父子
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息王者跡息而詩亡詩亡

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怵然愛
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
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
心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摹
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也見湖海集序

朱文公曰杜詩佳處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惟虛心諷詠
乃能見之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
可及蘇黃以次諸家詩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
詩云致遠思恐泥東坡寫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

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變

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呂氏童蒙訓曰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
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
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也
如金鐘大鏞在東序水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
至處也

永嘉黃淮曰唐興律絕之體擅名無慮千餘家李杜爲首
稱而杜爲尤盛蓋其體制悉備譬若工師之創巨室其
跂立翬飛之勢巍峩壯麗干雲霄焜日月而牆高萬仞
不得其門而入迢析而觀之軒廡堂寢各中程度大則

棟梁小而節稅榱桶皆梗桷杞梓黜堊丹漆也蓋其鋪陳時政發人之所難言使當時風俗世故瞭然如指諸掌忠君愛國之意常拳拳於聲嗟氣歎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

洪邁容齋曰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湛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畧紀于此如高適嚴武韋迢郭受彼此唱酬層次條答正如鐘磬在簾扣之則應往來反覆于是乎有餘味矣

捫蝨新語云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玄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

蔡條西清詩話曰詩家視陶淵明猶孔門視伯夷此爲確論然集大成手當終還子美

劉會孟辰翁曰子美年四十五自鄜陷賊明年自拔取拾遺扈從還京又明年始外補又明年始棄官入秦州自

是流落輾轉凡三遷當時朝廷雖亂道路無壅雄藩賓客之盛自若也公以三朝遺老負海內詩名其遊迹所經如錦江洞庭意氣浩然江湖勝境樓臺高會長歌短賦傾晤賓主當奔走流離倉卒患難而所遇猶若此宜其詩之淋漓悲壯邁羣傑出乎古今窮詩人獨稱杜子美然在天寶則及見麗人友八仙在乾元則扈從還京歸鞭左掖其間苦厄惟陷鄜數月耳後來流落夔蜀田園花柳亦與杜曲無異若石壕新安之覩記彭衙桔柏之崎嶇意者造物託之子美以此人間之變態令能一言者傳之千秋萬世乎五言七律微有拙處然時時

得風雨鬼神之助

沈休文懷舊九首乃杜詩八哀之

祖

方沆曰少陵撫時憫事往往形諸篇什慷慨微婉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不容之感逐世絕俗之悲後之君子迺欲以片語明作者之意令文不害辭辭不害志難之難者也

范溫元實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迺出當時流輩則以司馬遷外甥故也自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遊故杜甫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廣集大成耳沈云雲白山

言本附錄
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甫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
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甫云春
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不免蹈襲前輩。然
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也。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
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而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
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精神氣
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洞
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
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竭力道之。終有
限量。齊梁諸詩人。以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

麗風花累其正氣。由於理不勝而辭有餘也。惟杜綠垂
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
麗。其摹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至於寫春容
閒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
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寫秋景悲涼。則有藍水遠
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
雲接地陰。富貴之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
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弔古之辭
則有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翠華想像空
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雖涉於風花點染。然窮理盡性

巧移造化矣。凡作詩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亦有

全虛而意味無窮者如杜云：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

悠長，傍人江土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萬里悲

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叢菊雨開他日淚，孤舟一

繫故園心。此等語何嘗不健。按此條舊有萬事無成一

空過日二句杜無此語楊載仲弘少遊成都謁杜公祠有主祠者乃公九世孫杜

舉也。因問曰：先生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

吾鼻祖審言以詩鳴世，公子閑生甫又以詩鳴。至於今

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鄒遂、王

恭傳其法。今子自遠方來，敢不以三子所授者與子言

之按仲弘記憶此事在元英宗至治壬戌年，上距代宗

大曆間約計五百四十載，其世次應不止九代。且詩

法所載杜律五十一首，註釋議論皆庸淺寡識，未窺作

者之意。況宗武生日詩言詩是吾家事，言熟精文選理

豈可云詩法不傳於其子乎？此俱未可信也。又考杜

詩七律演義元朝進士張性伯成所撰坊賈假名虞伯

生以行世嘉靖間濟南黃臣重梓復舊作叙辨之，但此

書議論淺畧不能發明杜意適足累虞公之大名耳。

揭傒斯曼碩曰：少陵古律各集大成，咸趨浩蕩。正如顏魯

公書一出而書法盡廢，言其渾然天成，畧無斧鑿。乃詩

家運斤成風手也。是以獨步千古，莫能繼之。

傅若金與礪曰：大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為一體。子美學

優才瞻故其詩兼備眾體而植綱常繫風化為多三百

篇以後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

言木附錄
嚴羽滄浪詩話曰論詩以李杜爲準猶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李杜數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
蟲吟草間耳

蒲陽鄭景章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子美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二豪所得殆不可以優劣論也

楊維禎鐵崖曰詩之教尚矣虞廷載歌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彰閔睢首夫婦之匹小旻全父子之恩采於國風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心厚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實在於是後世風變而騷騷變而選流雖遠而源

尚根於是也魏晉而下其教幾熄矣及李唐之盛士以詩命世者殆有數家尚有襲六代之弊者老杜氏慨然興起攬千載旣墜之緒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爲一代詩史下洗哇淫上薄風雅使海內靡然復知有三百篇之旨議論杜氏之功者謂不在騷之下噫比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之所從出則又狗末矣

本與六代之弊同

出詩史宗要序故友陳自舜抄示

李東陽麓堂詩話曰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乎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

律正相稱。回視諸作。可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杜五七言古詩。多用側韻。如玉華宮。哀江頭等篇。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矯絕。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之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楊士弘乃獨以韓與李杜爲三大家。不敢選。蓋亦有所見耶。

江盈科雪濤詩評云。子美作詩之時。卽有意於傳世。觀其詩曰。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至蘇子瞻亦云。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蓋皆知其詩之必傳於後也。又曰。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卽後。作詩甚少。當由興

論杜附錄 下卷
趣消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
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於詩中寫
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得少陵年譜看

程榮三柳軒雜識云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作
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命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
正自不同 文人自是好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
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
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
人語又難須是用古而不露筋骨

劉仕義新知錄曰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又
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詩所以為唐詩冠
冕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為高而吟寫
性靈為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

按杜詩云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人兼吏隱名又云巡
簷索共梅花笑嫩蕊疎枝半不禁所謂趣不關理也

釋普文詩論云老杜之詩備於衆體是為詩史近世所論
東坡長於古韻豪邁大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荆
公長於絕句閒暇清癯其各一家也

陳繹曾詩譜云劉琨盧諶忠義之氣自然形見非有意於
詩也杜子美以此為根本 謝靈運以險為主以自然
為工李杜深處多取此 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

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骨取此

王世貞元美曰杜詩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其

於五古自云熟精文選理選體中高者蘇李無論已子

建而下如太冲士衡元亮康樂明遠玄暉皆清絕滔滔

芊綿流麗而杜長篇曼衍拖沓何於選體殊不類乎恐

自壯遊玉華宮夢李白前後出塞田父泥飲湯東靈湫

諸篇外不可多得矣惟七言歌行跌宕天矯淋漓悲壯

令讀者飄飄欲仙此為絕唱五七言絕句李青蓮王

龍標最稱擅場為有唐絕唱少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

不逮也惟錦城絲管日紛紛一首譏花卿僭逼含蓄不

露極得風人之體當時妓女獨以此入歌可謂真誠實

契矣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

兒舉家聞若歎及麻鞋見天子垢賦脚不襪之類凡看

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

掩亦是大家子美晚年詩信口衝出啼笑雅俗皆中

音律更不宜以清空流麗風韻姿態求之但後人效顰

便學為一種生澁險拗之體所謂不畫人物而畫鬼魅

者矣太白五言沿洄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

開寶獨絕句超然自得冠古絕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懷

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己創五七言律廢

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獲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譎辭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者也。升庵駁宋人詩史之說，而并譏少陵云：詩之爲體，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變風變雅，尤爲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瞋也。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留，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多矣。宋人不能學，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宋人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乎。余按用修此言甚辨，而覈不知其嚮所稱者，皆指輿比耳。夫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刺聽讒而曰：豺虎不受投。

昇有北若出少陵口用修不知如何駁駁矣

王世懋敬美曰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卽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浮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

其援引不得不日加繁盛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杜詩七言律之有拗體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乎少陵故多變態但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以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爲

詩林附編
不失其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淺率者往往薄之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耳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而獨拙累之句不能爲掩瑕也子美集中賀奇同癖郊寒鳥瘦元輕白俗無所不有此真杜詩也今人徒拾其高聲硬語以爲真杜愈近愈遠矣以古詩爲律詩其調自高太白浩然所長儲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爲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不免也然子美古詩有挾風雅之趣短曹劉之牆者今人耳視夢語乃謂無古詩耳

李攀龍于鱗曰古詩妙在形容水月鏡花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矣枚氏七發非必於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非七而必於七然皆俳語也惟少陵見道過於退之如文章有神交有道白小羣分命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任等句皆是道也悟者得之

張綆南湖杜詩五言選序曰有元宗工首稱范楊楊仲弘編輯唐音詩家到今宗之然不及李杜大家清江范德機先生批選杜詩共三百十一篇皆精深高古之作蓋欲合葩經之數標點分節悉有深意太史公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然則清江杜選其亦有志求合於斯耶惜世罕見其編余家藏舊本暇日爲訂其舛訛釋其大義刻之郡齋用貽同志觀者精思妙悟觸類而長之由清江之意而逆杜子之志以上遡三百篇之旨詩道盡在是矣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嶽長河巨海緘草穠花惟松古栢蕙風微波巖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驚愕

四明屠隆長卿曰王元美謂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此語誤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獨少摩詰之冲然幽適冷然獨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沈不除煩熱摩詰請參禪悟佛心地清涼胸次原自不同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間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非錯出何可端倪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如畫馬行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沈著安見其萬景皆虛或又謂唐人惟少陵兼雅俗

文質無所不有。其最可喜者不避粗硬，不諱樸野。余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沈鬱頓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諱樸野，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所稱擅場正不在此。

胡應麟元瑞詩藪曰：六代則公幹之峭，嗣宗之遠，元亮之冲，太冲之逸，士衡之穠，靈運之清，明遠之俊，玄暉之麗，皆其至也。兼之者，陳思也。唐人則王揚之繁富，陳杜之孤高，沈宋之精工，儲孟之閒曠，高岑之渾厚，王李之風華，昌齡之神秀，常建之幽玄，雲卿之古蒼，任華之拙樸。

皆所專也。兼之者，杜也。謝靈運謂東阿才擅八音，元

微之謂少陵集大成。夫使子建與應劉並列，拾遺與二

孟齊肩可乎？名家大家固當有辨。

郝敬仲與杜詩題辭曰：唐人詩取音律宏暢，辭彩高華，不涉事理，不關典要，清空罔象，如林風水月者，別冊所錄。卽其佳篇也。若程以古義好濫，淫志燕女溺志，促數煩志，敖僻驕志，唐詩皆有之，非盡溫柔敦厚性情之正。惟杜少陵在唐人中，砥節固窮，忠義自許，故其爲詩感慨憂時，根柢性情，非徒嘲風弄月而已也。余初就外傳，先君命每夕誦杜詩一章。時年甫亂，已知有杜陵老翁，勃

論杜詩
勃向往矣。子美才富學博，其爲近體長篇多至千言，而氣力愈壯，稱擅場矣。然詩家妙義正不在多，且如麟趾甘棠，每章十餘字，漢高大風二十三字，傾動千古，自三百篇一變爲辭，再變爲賦，汎濫旁薄，感慨蘊藉，盡露于古風。故天真爛然，才思壯浪，豪舉發于近體，五七言者足矣。若夫長律，娓娓祇足當其富有，無關性情，蓋詩至近體，不免雕琢，更加縻砌，雖堆金積玉，興味已盡，而葛藤蔓延，甚覺無謂。故余於長律不甚解，願今錄其最著者，有風韻逸趣者，以備一體。學詩之要，姑不須此。詩家絕句，如單絲孤竹，短調獨唱，清婉流麗，方爲當家。子美材大，如鏞鐘賁鼓，不作錚錚細響，故絕句少而瀟灑疎俊者，尤不可多得。如此十餘首，格調既高，風韻又妙，亦足空唐人矣。夫豈在多。

錢謙益箋杜總論，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略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纒，梁權道黃鶴魯嘗諸家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說，亦近于愚矣。今據吳若本識其大畧，某卷爲天

寶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亂失
次者畧爲詮訂而諸家曲說一切削去 子美與高李
游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于開元
二十五年故諸家因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
都尹譜以爲攝也遂大書于上元二年日十月以蜀州
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
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
文爲早世也遂大書于大歷四年日夏復回潭州宗文
夫按樊晃小集叙子美歿後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
之類則愚而近於妄矣 杜詩昔號千家注雖不可盡

見亦畧具於諸本中大抵蕪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
於此者三家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窘少所
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摭摭子傳爲博泛濫踳駁昧
於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考訂史鑑爲巧支離割剝罔
識指要其失也愚三家截長補短畧存什一而已 注
家錯繆不可悉數畧舉數端以資隅反

一曰偽託古人 世所傳偽蘇注朱文公云閩中鄭昂爲之也宋人注太白詩卽引偽杜注以注李而

類書多誤引爲故實如贈李白詩何當拾瑤章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元人編真仙通鑑近時人編尺牘書記並載入矣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詩拾遺唐無此書亦出諸人偽撰

一曰偽造故事 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其文而傳以前人之事如偽蘇注碧山學士之爲張

襄一錢看囊之為阮孚昏黑上頭之為常琮是也蜀人師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隣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卜隣之事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吃醉後雄談之事流俗互相引據疑誤弘多

一曰傳會前史

注家引用前史真偽互雜如王羲之未嘗職而日繼杜預鎮荆此類如言人瞽說不知何所自來而注家猶傳之

一曰偽撰人名

有本無其名而偽撰以實之者如衛入處為向詢是也非其人妄引以當之者如韋使君之為韋宙馬將軍之為馬麟顧文學之為顧況蕭丞相之為蕭華已公之為齊已是也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賊之名而單復讀杜愚得遂繫之於譜尤為可笑

尤為可笑

一曰改竄古書

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寶携蒲得騰為句而蜀都賦觴以縹青一醉累月斷裂上下文以就蜀酒之句也有引用古詩而竄易者如庾信蒲城

某落改為蒲城桑落酒陸機佳人眇天末改為涼風起天末是也此類文義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為之者亦愚矣且陋

一曰顛倒事實

有以前事為後事者如白絲行以為刺竇為前事者如悲青坂以為為哀蕭至忠是也有以後事王箏制而以為朱滔李懷仙之屬是也

一曰強釋文義

如掖垣竹埤梧十尋離之日垣之竹埤之仙桃解之日入朝飲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類皆足疑誤末學

一曰錯亂地理

如注龍門旁引禹貢之龍門不辨其在洛不辨其在河南也注上門杏園舉長安之十門杏園在成州也諸家惟黃鶴頗知按據惜其不曉決擇耳

一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于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

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

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奐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儻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剗以擗摺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謗也其黠者又反唇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鈞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集矢於杜陵矣余之注杜未能盡發也其大意則見於此宋人詞話以蜀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蔡夢弼詩注載王維畫子美騎驢醉圖并子美斷句詩至於鄭處愈

瘡之說崇文斧臂之戲李觀墳土之辨韓愈撫遺之詩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君子所不道也飯顆山頭一詩雖出於孟棻本事而以爲譏其拘束非通人之譚也吾亦無取焉

朱鶴齡杜詩輯註序曰經云詩言志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矣然後因事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感以赴節雖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不戾溫厚和平之旨不然則靡麗而失之淫流離而失之宕雕鏤而失之瑣繁音促節而失之噍殺綴辭逾工離本逾遠矣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於君父友朋家人婦

苑

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莞結之意極之履荆
 棘漂江湖困頓顛躓而拳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
 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為之其性情
 為之也子美沒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
 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噌吰響答於溟濔瀕澗
 太虛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被慮正己之性情以求
 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盃之感與夫
 杖藜丹壑倚權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而而揖之
 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為疑也夫
 詩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指事陳情意舍風諭此可解

者也託物假象與會適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強
 解之日星動成比擬草木亦涉瑕疵譬諸圖罔象而刻
 空虛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後質時淺深乖分欣怵之
 語反作誚譏忠剴之詞幾隣對怨譬諸玉頰珉而烏轉
 烏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僞撰假託貽誤後人著
 說支離襲沿日久萬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今為剪
 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豁誠博聞網羅秘卷斯亦
 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

樂紹炳虎臣論杜詩七律曰詩之有七言律始於唐也唐
 以前若梁簡文周庾信陳江總隋陳子良各有七言儷

句以八爲斷卽樂府古風而近體源流濫觴於此唐初
祖構正名爲律取其聲調穩叶氣色鮮華若沈雲卿杜
必簡宋延清輩一時號爲擅場嗣是李韋燕許黼黻相
繼但武德神龍之簡篇多應制金粉習勝臺閣氣多體
則襲而少變響亦凝而未流迨開元天寶以還茹六朝
之華而去其靡本初唐之莊而化其滯于是風格適上
音節諧會色理必工旨趣俱遠如王維李頎岑參高適
諸公並臻其妙號曰盛唐斯實古今詣絕矣然隋珠和
璧人不數首杜少陵獨以魁傑之才攄其蘊憤之氣揮
斥百代包舉衆家集中七律亡慮數什伯首大批謝虜
澤而敦骨力厭俳儷而尚矜奇勢取矯厲意主樸真沈
著有餘流逸不足彼雖雄視千古間叅長律之變調矣
夫長律旣屬緣情尤貴合調婉轉深穩音流管絃務極
天然故杜氏卓然作者難乎折衷也然就厥體而辨之
亦有正拙利鈍如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恨別退朝宿府
野老南隣玉臺觀藍田莊崔氏草堂弟觀赴藍田曲江
對酒暮歸登高十二月一日小寒食舟中九日至日遣
興吹首閣夜返照黃草登樓野望吹笛賓至客至嚴公
桂駕和裴迪送李八秘書送韓十四江東長沙送李十
一銜贈韋七贊善諸首或適麗精深或沈雄悲壯或真

至雋永或曠逸清疎咸稱傑構其他率爾成篇漫然屬句予嘗覽而摘之中有近鄙淺者如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有近輕邀者如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有近濡滑者如聞道雲安麩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有近纖巧者如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有近粗硬者如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有近酸腐者如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有近平鈍者如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有近徑露者如此日此時人其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有近沾滯者如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凡

此皆杜律之病瑕瑜固不相掩正在學者之善擇耳杜詩不避粗硬不嫌朴質而其氣魄精彩時流露于行間近世李獻吉摹倣杜詩氣體相近但多任心率筆風韻何存如萬事寸心拙而無味酒朋棋伴俗而傷雅及振風拖雨打鼓鳴鑼俱墮惡道矣故子美矯唐而過者也獻吉學杜而甚者也

盧世灌紫房餘論曰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聲音之道極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感天地動鬼神訂謨定命遠猷辰告蒿目時艱勤恤民隱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謂有用之文章也若

天好色則爲國風，怨誹則爲小雅，直於今體數十字內，自鑄離騷，洋洋乎盈耳哉。杜詩遠慮深憂，固其獨攜之懷抱，卽託物寄言，亦具全副之精神。往往愁處令人悲涼欲絕，快處令人歌舞不休。又有乍看無端，尋思有謂就不阂不陌中，而條理指歸一一可按者。又有興言在此，寓意在彼，就尋常尺幅內，而涵融籠罩，蕩蕩難名者。準繩最密，神理縱橫，淘練極清，竒葩煥發，分明古訓降作律詩，以至造化權輿，陰陽昏曉，飛潛動植，表裏精粗，但經弱毫微點，靡不真色畢呈。所云下筆如有神，裏非妄語。排律是詩中別體，在少陵猶爲餘事，原其執

等，伸紙初無鬪富取盈之心，全局旣審，段落斯分，縱橫開闔，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韻以至百韻，無不可者。試從容研玩，翻覺鋒發韻流之際，暗有空翠撲人，冲襟相照，盡洗排當陋習，殆由天授，非人力也。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人爲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子美恰與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強之性，頽然自放，獨成一家，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蘊者也。子美最儻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謂沈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臯，尚可企及。自東方朔以來，斯趣僅見，載觀其詠懷壯遊

言本附錄 一 卷
諸作自謂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脫畧時輩結交老蒼放
蕩齊趙問春歌冬獵酣視八極與高李登單父臺感慨
駁骨龍媒賦詩流涕上嘉呂尚傳說之事至於閨房兒
女悲歡細碎情狀盡寫入北征篇中參伍錯雜不復知
有旁觀固是筆端有膽亦由眼底無人古之狂也肆子
美有焉

黃生白山杜詩說曰看杜詩如看一處大山水讀杜律如
讀一篇長古文其用意之深取境之遠制格之奇出語
之厚非設身處地若與公周旋於花溪草閣之間親陪
其杖屨熟聞其謦欬則作者之精神不出閱者之心孔

亦不開杜詩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騷雅下迄齊
梁無不咀其英華探其根本加以五經三史博綜貫穿
如五都列肆百貨無所不陳如大將用兵所向無不如
意材之所取者博而運以微茫窈渺之思力之所自負
者宏而寓以沈鬱頓挫之旨以言乎大則含元氣以言
乎細則入無倫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所以兼前
代之制作而為斯道之範圍也與李杜齊名古今不
敢軒輊予謂太白才由天縱故能以其高敵子美之大
耳至論其胎骨則清新庾闕府俊逸鮑參軍杜之目李
確不可易豈與攀屈宋而駕曹劉者可同日論哉杜

公近體分二種有極意經營者有不煩繩削者極意經營則自破萬卷中奈不煩繩削斯真下筆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後二種並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擬杜之心神也近體首主格律傳之以色澤運之以風神斯登上品乃杜公經史騷賦盤鬱胸中溢為近體時覺陶溶有未盡處其包舉唐賢以此其與唐賢分路揚鑿亦以此披沙揀金簸糠得米是在選者之功矣杜公屢上公車不第卒以獻賦受明皇特達之知故感慕終身不替雖前後鋪陳時事無所不備於當時荒淫失國惟痛傷而不忍譏此臣子之禮也說

考不但公心影響傳會輒云有所譏切此証杜大頭腦差失處妄筆流傳杜公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憂時戀主歎老嗟貧處處不出此意筆下千變不窮其身分不可及其才力更不可及高廷禮品彙盛唐如太白王孟高岑龍標新鄉諸公並列正宗而少陵則稱為大家居名家羽翼之上非以其篇章浩瀚句調恢奇實居正變之間特創斯目以尊異之乎予謂杜之所以為大家者以其能集詩流之成也是故杜詩中兼有諸子諸子詩中不能兼有杜乃使不得居正宗之列尚非定評予嘗欲選杜集中規調之合乎盛唐者錄為一編曰杜

論士付編

下卷

卷

而其
實不
然
正統
大宗
之
不
成
者

讀
杜
詩
者
必
知
此
意

但
此
意
亦
不
可
少

下
卷

卷

卷

必相隨性之所近永矢弗諼爾見杜詩會粹序

陶開虞說杜曰嘗見註杜詩者不下百餘家大約著於牽合附會反晦才士風流少陵一飯不忘君固也然與會所及往往在有心無心之間乃註者遂一切強符深揣卽夢中歎息病裏呻吟必曰關係朝政反覺少陵胸中多少凝滯沒却灑落襟懷矣讀詩不讀杜學詩不學杜是戀三家邨而厭兩京拜一拳石而忘五嶽也抑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可也子美隨地皆詩往往見志朝而晚晴慰藉草堂之寂寞枯櫻病橘感傷寇盜之憑陵與夫課伐木督除蕪修

水筒樹雞柵勞英雄以幽事老經濟於閒場古今雷歎亂離中骨肉之思更切老妻幼子弟姝諸姪依依婉戀正見其篤於天倫也遠水遠山爲雲爲雨人知其爲摩詰畫右丞詩也不知子美以詩爲畫如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畫雨林疎黃葉墮野靜白鷗來畫朝歸雲擁樹失山邨畫夕浴月動沙虛畫宵蒼山八百里斷崖如杵日畫九成宮地形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畫水樓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畫美人貧知靜者性白益毛髮古畫高隱放逐寧違性空虛不離禪畫遊僧存想青龍秘行騎白鹿馴畫黃冠子璋觴醴血

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畫勇士細雨荷鋤立畫農竹光
團野色含影漾江流畫幽居渚蒲隨地有邨逕逐門成
畫田家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畫寒村櫓搖背指菊
花開畫行舟燈前細雨簷花落畫夜坐親朋盡一哭鞍
馬去孤城畫遠行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惟我
在驚定還拭淚分明畫出一個亂後遠歸人掉頭紗帽
側曝背竹書光是畫暮景衰頹之狀遲日江山麗春風
花草香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畫春光之
韶麗也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
青沙白鳥飛翅畫秋景之悲壯也星臨萬戶動月耀九

鑿蹄銀鞍被來好俱起日繞龍鱗識聖顏畫朝守之尊
風捲濤飛不愁思致之畫龍蛇古廟松杉巢水鶴歲時
几卉至於結處老到如荒涼也猿掛時相學鷗行炯自
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樹密早蜂亂江泥輕燕斜以亂
下嶄巖蛟之橫出清泚有意磊落如長人以磊落字畫
得瀟灑有不盡之趣若立天骨森開張又儼然天馬來
歌行起語也一股豪氣狀無不曲肖於詩中真如化工
眼中之人吾老矣此種足以盡之古人作詩無所忌
有奇恠森聳出人想外云去水絕還波大是幽識今人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

迴風韜日孤光動詩至目者宜乎其寸心絕不自知也
杜詩有率意爲之而後處偏似相于者如悲風爲我從
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溪壑爲我迴春姿數爲我字皆
使今人爲之成甚底語令人最可喜處反似不喜者如
一枝樂府之例如十二月歌危實怕春不是愛花卽欲死
淺學不能及亦不可學喜之不喜也杜詩每於起句
坤者如地平江動蜀天鳳嘴世莫辨煎膠續弦奇相見
江流是也有機到神來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山水障
湖秋水多一時今夕會底江山起煙霧哀王孫云長安
曲折顛倒入妙見奇仍門上呼送長孫侍御云驄馬新

雲多雲移雉尾開宮扇得疎鹵奇突靈動不羈下接處
巖也荒庭垂橘柚古屋不續也此之謂托根蓬山自無
伏臘走邨翁畫祠廟之木障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
如以學字炯字畫猿鷗從此始如贈狄明府云虎之飢
字斜字畫蜂燕低昂各早歸來黃土汚人眼易眯俱結
鶴眼有紫焰雙瞳方卓土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短
矣舉天地間所有之情直貫到結云青眼高歌望吾子
之賦物畫工寫生猶不可橫誰爲步其後塵者杜詩
諱送揚監赴蜀起句乃者如咏王兵馬二角鷹起語云
決不敢用亦實不宜用秋枒浩呼洵中有萬里之長江

是至言彼文章不堪終此豈可以尋常字句間求耶

杜詩又有全不相干不必效者如咏杜鵑起四句

天來林猿爲我啼清晝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不相干之相于也有杜詩七言律往往奔放入竹

江上被花惱不徹行步日三首之類俱有厚力深思

惱字怕字死字皆最可也杜詩有聲弘氣壯函蓋乾

驚人如贈王生云麟角漏樹浮秦星垂平野濶月湧大

簡薛華云文章有神交不假錘鍊者如鴻雁幾時到江

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惟禹里故鄉情是也杜詩有以

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不碍大方者如峰青橋黃孺子

頻字而二三十年存沒離過黃知橘柚來便自深雋有

見罇酒匆匆過此行踪飄如慎勿吞聲道真宰意茫茫

嚼不盡處此類是也咏使望鄉臺二句可作一句讀

至此等流利雋淡又似陶浸山動影裊窈冲融間曲盡

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直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其容慘

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泛舟云魚吹細浪搖歌扇燕

語爲篇中擔力宿青溪易見而上句尤能寫實於空

語想見空山荒渚夜深怕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

徑灰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間笛斷塞鳴笳青春復隨冠

日抱黿鼉遊起得陡絕接得收京後春日暗妍百官忤

朝雨山歸萬古春。谷鳥鳴岑云。意愜關飛動。篇中接混
逸之致。非穠華所可儷也。雨詩成泣鬼神。此等語具大
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鷺道其所得。當之者殊不易。
能作此放曠語耶。 閻詩度溪風。及無風雲出塞。不夜
却歸巧於鏡。此際韵絕。與水穿沙俱想入。幽細仍不害
我老同一機杼。 灤西云。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
之得明哲之幾。 墮馬云。太陰雷雨垂。真所謂冥思玄
被殺戮。大抵高人名士。行非曜。選官云。帝力收二統。天
子瞻賦赤壁。忽云天地之看腰。裏不嫁。惜娉婷。何等感
金針隱現。 咏月云。四更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着一

亦知而放船云。青惜峰巒合之感。無不具見。下一暫字。
味。 杜詩有不可點斷者。泊不知又作何狀矣。詩有阻
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雨云。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
溪。陂行云。半陂已南純葦。 丹青引云。斯須九重真
煙波變態。咫尺但愁雷雨。是氣象聳絕。 宿府云。永夜
愴其思。窈渺真化工筆。 誰看往往得此沈著痛鬱之
蹴飛花落舞筵。下句動盪驛云。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
繪形於意。 洗兵行云。三人。 白帝城最高樓云。城尖
木風雄亮悲壯。恍如江樓飛樓。峽圻雲羃龍虎睡。江清
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寫得沈厚。 白帝城云。天欲今

豫一種氣象在目。寄高還過林花落。又開筆底具閒
花。又寄李白云。筆落驚風。遣懷云。氣酣登吹臺。懷古
力量都從養氣中得來。自空相呼胸中無豪邁之氣。安
秦州云。月明垂葉露。雲逐云。有鏡巧催顏。鏡何嘗催顏
月臨關對門。藤蓋瓦。映竹熟食示宗文。宗武云。汝曹催
大家數。雙松歌云。兩株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觀
枝自摧朽骨龍虎死。黑入人生快意多。所辱嵇康養生
構。矯如飛龍矣。喜薛璩往於文字中。忽露捧喝如蘇
威。總四溟。何等力量喚人間。物各有主云云。別戶旁峰
慨。雲安九日咏菊云。舊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自是絕
唱而鬚蘇擬之。自更以至五更。便覺多事。

吳齊賢論杜曰。讀詩之法。當先看其題目。唐人作詩。於題
目不輕下一字。亦不輕漏一字。而杜詩尤嚴。次看其格
局段落。其中反覆照應。絲毫不亂。而排律更精。終看其
句法。前後相合。虛實相生。而詩之能事畢矣。讀詩之
法。當先看其年代。大而朝廷政治。小而出處交遊。可資
考論。次看其時日。春詩景物不可入夏。秋詩景物不可
入冬。終看其地名。秦州山川不同於蜀。成都土俗不同
于夔。而詩之考據定矣。一題數首。而逐首分咏者。如
李監宅二首。前首先言李監。次首方及其宅。暮春題瀼

西新賃草屋五首一首暮春二首灑西三首茅屋四首
 五首言懷 各題數首而上下聯接者如白帝城三首
 一連故曰一上一回新客夜客亭二首頂接故曰秋窓
 猶曙色 下首而分承上首者如領妻子山行三首一
 首盡室畏途邊總言妻子二首飄零愧老妻單承妻三
 首稚子入雲呼單承子 下首而反前首者如憶昔二
 首與杜鵑行二首 下首而解前首者如瞿唐二首述
 古三首 上首而生出下首者如秋興第四首故國平
 居有所思一句生下四首皆所思故國平居之事 兩
 首而中間相合者如社日二首一首以東方朔結二首

以陳平起 首尾環應者如夜二首一首以自夜月休
 弦起二首以月細鵲休 飛結 首尾相對者黑白鷹二
 一首一首以雲飛玉立起 二首以金眸玉瓜結 通首有
 句句貼題者如劉九法 曹鄭瑕丘石門宴集第一二句
 石門三四句集五句劉 鄭六句宴七八句收歸石門有
 一句不貼題者如題曰 樹間而實咏柑題曰豎子至而
 實咏柰 一首中先立 一句下聯分承者如吹笛秋山
 風月清下接云風飄律 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如
 春日春盤細生菜下接 云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
 送青絲如拖水臨中座 岷山赴此堂山水雙起下文一

水一山通篇雙對至末總收。突然而起者如咏柰而曰查梨纔綴碧梅杏半。傳黃與柰無與因柰以先熟而可貴也。如咏耳聾而曰生平鵝冠子歎世鹿皮翁與耳聾無涉因耳以老病而始聾也。忽然而住者如北征一篇結句曰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中興之機實在於此如贈蘇溪一篇結句曰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失身之戒令人凜然皆言外之旨也。一首中有問答者如潼關吏田父泥飲。有通篇述詞者如新婦別無家別垂老別。絕句而逐句分承者如鄭虔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下接天下何曾有山水承鄭虔人

間不解重驂騶承曹霸。有以文體作詩者如劍南紀行龍門閣水會渡諸詩湖南紀行空靈峽諸詩用游記體如贈王評事我之曾老姑一首用傳體如八哀詩八首用碑銘墓誌體如北征壯游諸詩用記體餘用離騷樂府體者非詩本直故不載。酬句之體原與來詩句句相答故曰酬也。如酬高意酬嚴武酬韋迢並存原詩以俟觀覽。和詩之體古人止和其意卽一倡三歎之音也。如和賈舍人早朝諸詩可見外有和韻則用其原韻有次韻則逐字而和之始於元白皮陸盛於宋人而杜集不載。聯句之體始於栢梁然必意旨局度如出

一手乃佳杜集止送字文石首一首可以為法咏物而反起者如咏畫鵲先咏真鵲曰高堂見生鵲咏畫松先咏真松曰臨軒忽若無丹青咏事而借客反收者如沙苑行咏馬也而以中有巨魚結枯榭咏榭也而以種榆水中結以比喻起者如贈蘇四孫一首以道邊池爨下桐比興以比喻結者如小園散病一首以飛來雙日鶴寓意由近及遠隨所至而偶吟者則為獨步尋花之七章自春徂夏積時日而成咏者則為漫興之九首文章句法參差隨意易於見工詩則束於五字七字中而各有段落轉折工巧之極遂成自然而非纂

組雕繪之謂也亦舉一二以槩其餘五字句有五字一句者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有上一字下四字者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有上二字下三字者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有上三字下二字者夜郎溪日煖白帝峽風寒有上四字下一字者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有一句作三折看者慶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七字句有七字一句者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有上一字下六字者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有上二字下五字者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有上三字下四字者漁人網集寒潭下估客舟隨反照
 來 有上四字下三字者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
 淑景移 有上五字下二字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
 星河影動搖 有一句作三折者盤飧市遠無兼味尊
 酒家貧只舊醅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
 五言律有二句一連者 小子幽憂至輕籠熟柰香 有
 四句一連者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嘯同
 過楚王臺 七言律有二句一連者花徑不曾緣客掃
 柴門今始為君開 有四句一連者得歸茅屋赴成都
 直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

餘古風排律咏物序事多十數句一連者詳見註中
 茲不載 有下句因上句者如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
 明以雲之黑益見火之明也 有上句因下句者如風
 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以故國之不見悲清夜之空徂
 也 有下半句因上半句者如水淨樓陰直樓陰之直
 以水之淨也有上半句因下半句者如山昏塞日斜山
 之昏以日之斜也 倒句如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蓋
 翠而深者乃所開之斷壁紅而遠者則所結之飛樓極
 為奇秀若曰飛樓紅遠結斷壁翠深開膚而淺矣如綠
 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蓋綠而垂者風折之筍紅而綻

者雨肥之梅體物深細若曰綠筍風垂折紅梅雨綻肥
鄙而俗矣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蓋言
紅豆也乃鸚鵡啄殘之粒碧梧也乃鳳凰棲老之枝無
限感慨若曰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老碧梧枝直而
率矣餘可類推。疊句如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爾
句中徘徊感荷如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
何不喚取守東都兩句中頓挫感歎如得不哀痛塵再
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二句中哀傷迫切擊節淋漓
定少一句不得。反跌之句如秋砧爲寄衣也先日亦
知戍不返此懷人之感更深如達行在所喜生還也先

曰死去憑誰報覺痛定之痛更甚。借用之句如辛苦
賊中來也而曰所親驚老瘦借傍人目中看出而已不
知如生還偶然遂也而曰隣人滿牆頭借隣家感歎寫
出而悲愈甚。反形之句極荒涼處而以富麗語出之
如野寺殘僧少也而曰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益見
其荒涼。極貧窮事而以富貴語出之如喬木村墟古
也而曰登俎黃柑重支牀錦石圓愈見其貧窘。極悲
傷事而以歡喜語出之如北征初歸老夫情懷惡也而
曰瘦妻而復光癡女頭自櫛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濶
益見以前之悲傷。極形容之句者如揚旗舞旗也曰

團團轉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颯急去擘山嶽傾財
歸俯身盡妙取略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劍
器行舞劍也日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駿龍翔來
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至今可以想見焉

疊字之句如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窓朱櫻
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戲也相類之句如乾
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如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弟
妹悲歌裏乾坤醉眼中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目
前之句極便而思不能到者如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
絲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鬢寫景之句極平而筆不能

出者如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圓早霞隨類影寒水各
依痕極奇險之句而寫之詳盡者如峽坼雲霾龍虎
卧清江日抱鼉鼉遊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
開極俗鄙之句而化爲神奇者如攀桂仰天高搗藥兔
長生舉之不勝舉也今人每取一二奇字爭纖闢巧故
有好句而無好章豈可復導其流哉然有得之自然而
確不可移者亦舉其一二而已有用仍字者山雨尊
仍在是重過何氏也秋月仍圓夜是十七夜月也蟻浮
仍臘味是正月三日也有用一字者乾坤一草亭乾
坤一腐儒天地一沙鷗於乾坤天地之內下此一字寫

其孤也。寫其微茫也。有用似字者。爐存火似紅。若以爲有火也。寒也。掃除似無帚。不聞其有帚也。靜也。有用抱字者。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湯氣上騰。內外氤氳也。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天光下照。四面炳耀也。清江日抱鼉鼉。遊江波容與。日氣暄和也。有用不肯字者。江平不肯流。若流而實不流者。緩之至也。秋天不肯明。應明而故不明者。望之蓬也。有用受字者。吹面受和風。受之而喜也。輕燕受風斜。受之不能也。修竹不受暑。暑不能入也。同一咏月也。光細絃欲上。影斜輪未安。初間上半夜之月也。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望夕

之月也。舊挹金波爽。十六夜之月也。秋月初圓夜十七夜之月也。蝦蟆動半輪。望後之月也。四更山吐月。殘夜永明樓將晦。下半夜之月也。同一咏蝶也。戲蝶過闌幔。風蝶勤依漿。孤蝶也。穿花蛺蝶深深見。雙蝶也。野畦連蛺蝶。羣飛之蝶也。用雙字者。襯出上下字也。如野日荒荒白。荒荒無色也。正寫其白。江流泯泯清。泯泯無聲也。正寫其清。如急急能鳴鴈。惟鳴故見其急。輕輕不下鳴。不下故見其輕也。點一字而神理俱出者。如國破山河在。在則興廢可悲。城春草木深。深則蒼蔚滿目矣。如碧委牆隅。草委字。不言雨而雨見。霜倒半池。蓮

倒字不言秋而秋深矣如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非字祇字則校書亡而荒涼甚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猶字自字則滕王去而憑弔深矣用一字而景物逼肖者如兩行秦樹直直字方是秦中之樹萬點蜀山尖尖字方是蜀中之山如細動迎風燕細字寫燕并寫大江中之燕輕搖逐浪鷗搖字寫鷗并寫急流中之鷗用一字而反襯見意者如山河扶繡戶扶字借山河而寫繡戶之高乾坤繞漢宮繞字借乾坤以寫漢宮之大如樓光去日遠去字不寫日遠而寫樓之峻峽影入江深入字不寫江深而寫峽之高用一字而兩邊雙照

者如王漢州杜綿州泛池一首而曰使君雙兒蓋雙字王杜二刺史也如楊奉先宅會白水崔明府一首而曰鳧鳥共差池共字差池字楊崔二縣令也如江漲呈竇使君一首而曰同是一浮萍同字已與竇使君也如岳禁道林寺一首而曰壯麗蔽清涼俱交響共命鳥雙迴三是鳥步步雪山草人人滄海珠蔽字俱字交字雙字步字字人人字二寺也用事重疊詩家之病也而贈臨諫議一首如星宮之君北斗羽人赤松子南極老人并麒麟鳳凰芙蓉旌旗瓊漿煙霧純用神仙事魏將軍歌一首如星纏天駟天河攬槍熒惑鈎陳玄武純用天

文事舍第觀到江陵第一首用荊州峽內沙頭曉關寒
 江黃牛八句而用六地名前題第二首如庾信羅舍蔣
 詡邵平八句而用四人名反以相犯出奇而不復見其
 使事之迹用虛字宋人之習氣也而螢火一首中四
 句連用忽驚復亂却纒偶經花底一首後六句連用忽
 疑何事恐是堪留深知莫作而不見重複為難拈一
 字而縱橫出奇者大家所不屑為有時作狡獪者戲如
 東西南北有兩句分用者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岷
 嶺南巒北徐關東海西嗟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
 虎溪有兩句疊用者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

怨有一句總用而下復分承者東西南北更堪論下接
 以遙拱北辰欲傾東海邊塞西山衣冠南渡然不足為
 法就唐人而論杜公已掩有衆長如不見李生久伴
 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則元白也客醉揮
 金碗詩成得錦袍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則溫李也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則
 賈島也崩石欹山樹清澗曳水衣紅浸珊瑚短青懸薜
 荔長則錢劉也俱飛蚊蝶元相逐並蒂荷花本自雙則
 韓偓杜牧也王郎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
 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長鯨跋浪滄溟開太白無

此雄放太常樓船聲噉問兵刮寇趨下牢。牧出令奔
 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遁逃。長吉無此奇傑出其緒餘已
 足衣被一代矣。唐人惟摩詰律詩可以頽頽老杜然
 終南山一首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回望鶴青
 靄。入看無四句誠與老杜無間。接云分野中峰變。陰晴
 衆壑殊。已覺六句俱景。至落句曰欲投人處宿。隔水聞
 鶉夫。未免粘帶而響亦稍落。承載上六句不起。老杜必
 推開一步有雄渾句以振之矣。公進鵬賦表稱自七
 歲所綴詩筆約千餘篇。又云七齡思卽壯。開口咏鳳凰
 而集中天寶十餘年間東都齊魯不及三十首。而少年
 及吳越之詩不傳。則天寶以前之詩散失多矣。杜公
 成都有浣花草堂。夔州有東屯稻畦茅屋。瀼西果園草
 堂。旅寓安適尚多悲歎。至荆南飄泊舟中。宗文復天而
 俱無一言。則湖南以後之詩散失多矣。

諸家評論已載各章之末。其統論綱領及連釋字句者
 又附紀此編。庶廣前編所未備耳。癸巳歲兆鰲記

